

## 中国和欧洲的交流探昔

[瑞典]斯塔凡·鲁森

赵庆庆 译

在本篇短文中,我将主要从欧洲人、但不单纯从欧洲人的角度,来探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陆上交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还要将探讨范围从欧洲缩小到北欧,乃至瑞典。

根据公元前5世纪克泰希阿斯(Ktesias of Knidos)所作的希腊文献——此人曾作为战俘被羁波斯多年,我们得知,北方的色雷斯人(Seres)和印多人身材魁梧,长有十三个肘关节,寿命逾二百岁。这些文献,无论是行文还是内容,都相当含糊不清,描述的可能是印度,而非中国。尽管如此,重要的是,我们在地中海国家的经典文献中首次看到了“Σηρεσ”这个名词,即“色雷斯”。这一表示种族的词,其词源,直至今天仍然众说纷纭,详情不明。时光荏苒,该词越来越和已知世界最东端的神秘大国联系到了一起,这个大国出产舶来品中最著名的物件——丝绸。表示种族的词“色雷斯”,很可能和表示“丝绸”的那个词或那几个词中的一个有关。然而,我们可以肯定,在东西方贸易肇始时期,“色雷斯”指的不是中国或中国人,而是中国西北边界一个叫乌孙的少数民族,他们是中国到地中海世界商旅线上的第一个“接力站”。在西方人看来,提供他们所热望的商品的这些乌孙人,在早期,显然既是丝绸的卖家,又是丝绸的生产者。

西方史学之夫希罗多德在其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中,未着中国一字,但他描述了黑海大草原至大概是河西走廊起始处的北方贸易路线。对他而言,伊循人<sup>①</sup>

<sup>①</sup> 伊循人(the Issedones),中亚一古代民族,居于从锡西尼向西北的丝绸之路末端。覆一雄之文章《托勒密所载 Issedones 民族》(1972年)论证托勒密《地理志》第六卷第十六章所载“Issedones”应即部善人,而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见“伊循”即“Issedones”之对译。

挡住了他探看中国腹地的风景——我们发现,这种人为的阻挡模式,直至蒙古帝国建立之初,还屡有发生。

很难确定中国和西方丝绸贸易开始的准确时间,甚至连从哪个世纪开始都说不准。有详细记载的丝绸发现,是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帕兹如克(Pazyryk),可追溯到公元前5和公元前3世纪之间。但这项发现,可能还要晚于靠近古乌拉尔图(Urartu)的陶普拉凯尔(Toprak-kale)那里的文物。古乌拉尔图在公元前585年被米堤亚人<sup>①</sup>征服。另外,希腊境内挖掘出的像是中国丝绸的文物,也可证实该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往来。我这儿想到的,还有在雅典凯拉美考斯(Kerameikos)的阿尔基比阿德<sup>②</sup>(死于公元前404年)或其亲戚墓葬里发现的文物,还有在维吉那(Vergina)菲利普二世(死于公元前339年)陵寝里的文物。有趣的是,表示这类丝质裹尸布的希腊词为“σιנדων”(sindon),该词的前半截被认为仍然与表示中国的单词有关。

公元前206年,汉朝建立。政治统一,国家相对稳定,为与西域(我们今天所称的中亚)和更远地区的贸易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。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2世纪之间,即罗马帝国和汉家王朝的鼎盛时期,罗马文献尤其是诗歌中常常提及中国丝绸。维吉尔(公元前70年—公元49年)、贺拉斯(公元前65年—公元8年)、普罗普斯(公元前30年—公元15年)和奥维德(公元前43年—公元18年),均赋诗称颂为罗马人所迷恋的透明得几乎有伤风雅的丝绸。

一方面,东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为数据匮乏而绞尽脑汁;另一方面,丝绸之路的商业,沿着各种路线继续发展,丝毫不受学问难题的影响。

希罗多德尽管没有直接提及“色雷斯”,但他在自己的第四本书中详述了丝绸之路的北方线路:从黑海大草原森林区希腊统治的地带出发,穿过顿河,取道中亚,翻越天山北部,最后经吐鲁番或哈密,抵达河西走廊。丝绸之路的南线,经过帕米尔的关隘,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,分为两支:北支经姑墨和龟兹;南支经莎车、于阗、泥雅、姑墨和屯城,最后与河西走廊衔接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端,有一条道路连接北支和南支。大约在这条道路的中段,我们发现了著名的国际都会——楼兰古城的遗址,楼兰曾位于“流浪湖”之滨,数世纪后,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巨大轰动。

“丝绸之路”(或者更确切地讲,“多条丝绸之路”)这个名称,并不特别古老。

<sup>①</sup> 米堤亚(Media),或译米太,伊朗高原西北部一奴隶制国家,约公元前8世纪建国。

<sup>②</sup> 阿尔基比阿德(Alkibiades),雅典贵族和政治家,公元前415年,率雅典军入侵西西里岛,雅典被斯巴达人攻陷后不久流亡被杀。